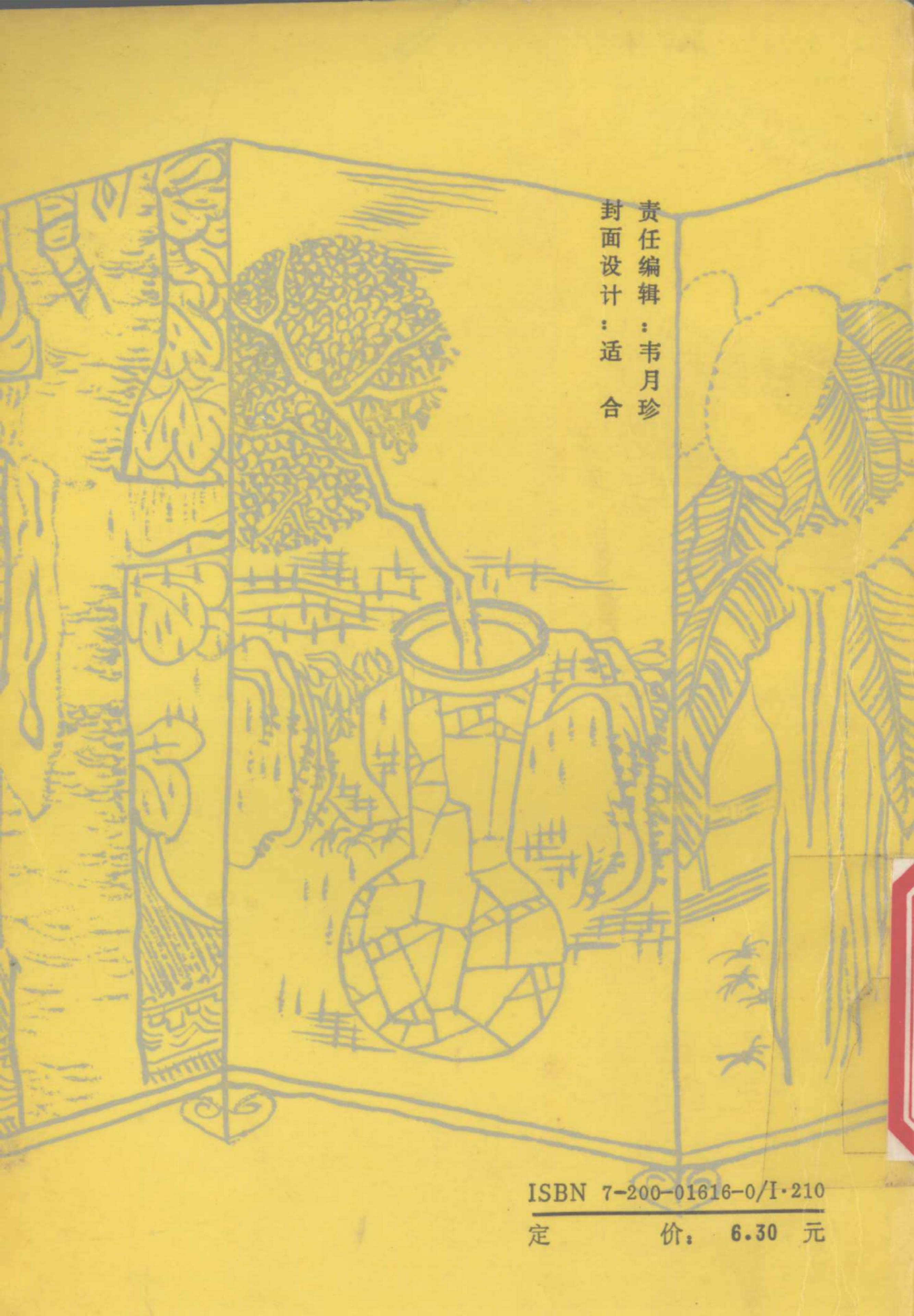


袁启明 选译

白话清代传奇故事





责任编辑：韦月珍
封面设计：适合

ISBN 7-200-01616-0/I·210

定 价： 6.30 元

袁启明 选译

白话清代传奇故事

北京出版社

(京)新登字 200 号

内 容 提 要

本书用白话故事形式选译了 145 篇带有传奇色彩的清代短篇小说。内容或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政治，抨击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或歌颂青年男女为了争取婚姻与恋爱自主所作的斗争；或讽刺道学家的虚伪；或赞扬普通平民的勇敢机智、不畏权势、不畏艰险、战胜邪恶的美德。全书从多个侧面反映了清朝丰富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健康，故事性强。

白话清代传奇故事

Baihua qingdai chuanqi gushi

袁启明 选译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德 外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3.5 印张 292 000 字
1992 年 1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 000

ISBN 7-200-01616-0/I·210

定价：6.30 元

前言

我国文言小说源远流长，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是其源头。故事均散见于古籍，而《山海经》中特多。魏晋六朝时期，志怪、志人小说问世，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其中的代表作。当时这类作品在内容上还只是停留在“粗陈梗概”的阶段，严格地说来还不是今人所指的小说，但毕竟已经初步具备了小说的雏形。洎乎唐代，作为文言小说的艺术形式渐臻丰满、完善。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小说“至唐代而一变，虽不离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初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这无疑是我国文言小说创作史上的一个飞跃，而唐代传奇正是这方面的典型体现。宋代白话本小说占领了短篇小说的主导地位，文言小说渐趋衰落。明末传奇之作虽也曾风靡一时，然而佳作不多。及自清初康熙年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问世，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精湛的艺术性蜚声文坛，驰名遐迩，把文言短篇小说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影响深远。

鲁迅先生曾指出：“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隼突，知复非人。”（引文见《鲁迅全集·中国小说史略》，下同）这说明《聊斋》笔法达到了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的高度统一，绝非明末同类小说所可比拟。又指出：“《聊斋志

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这就进一步说明作者思路之开扩，想象之丰富，与夫艺术构思之奇特，无不达到神与物游的最佳境界。这些就是鲁迅先生对《聊斋志异》及其作者所作出的正确评价。

在《聊斋志异》广泛流传的百余年间，摹仿《聊斋》而为笔记小说者大有人在，作品很多。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及这类作品时所曾提到的即有数十种之多。其中着重论及的是袁枚的《子不语》和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

关于《子不语》，鲁迅指出：“其文屏去雕饰，反近自然，然过于率意，亦多芜秽，自题‘戏编’，得其实矣。”寥寥数语，褒贬自明；而尤为重要的是，透过字里行间揭示出《子不语》笔法是自成一体的，与《聊斋》之“用传奇法”不同。至于《阅微草堂笔记》，鲁迅是这样说的：“举其体要，则在尚质黜华，追踪晋宋”，“故与《聊斋》之取法传奇者途径自殊”，“盖不安于仅为小说，更欲有益人心，即与晋、宋志怪精神，自然违隔”。这说明《阅微草堂笔记》乃是自辟蹊径，另立门户的，其笔法显然也不同于《聊斋》。然而就题材内容说，两部作品当然都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而书中不怕鬼的故事多有记载；对八股时文和科举制度颇多讽喻与贬斥；对宋代以来的理学和心学持批评态度，对假道学的伪善面目和欺骗性有较为深广的揭露与鞭挞。这些都见出受《聊斋》创作题旨之影响很深，师承《聊斋》的痕迹是显然可见的。乐钧的《耳食录》当属于《阅微草堂

笔记》笔法，这里附带提及。

至于“纯法《聊斋》”的作品，鲁迅率先述评说：“吴门沈起凤作《谐铎》十卷，而意过俳，文亦纤仄”。评语是指《谐铎》与同类作品比，宣扬因果报应的迷信色彩较浓，间有个别秽褻描写而言。长白浩歌子（即尹庆兰）的《萤窗异草》亦归入“纯法《聊斋》”一类。书中神话寓言，爱情故事所占篇幅较多，但不乏优秀之作，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达到了较高水平的。在“纯法《聊斋》”一类中，鲁迅最后论及的作品是《夜雨秋灯录》，他说：“宣鼎作《夜雨秋灯录》十六卷，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鬼渐稀，而烟花粉黛之事盛矣。”评语是说宣鼎的《夜雨秋灯录》已不止是“纯法《聊斋》”，一味地摹拟仿效而已；而是“纯法《聊斋》”，又上了一层楼：“笔致”有所创新，题材内容有所扩展、有所突破，

“狐鬼渐稀，而烟花粉黛之事盛”，说明是如此。当然这不是说鲁迅先生倡导或赞赏多写烟花粉黛之事，先生是透过作品内容及形式上的变易，具体而微地看出了文言短篇小说创作的发展和演变的动向。

以上重点提到的摹仿《聊斋》或不脱《聊斋》窠臼的诸作品，尽管都不能企及《聊斋》之项背，然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亦自有不少佳作名篇可供阅读和鉴赏。鉴于蒲松龄的《聊斋》故事早已广泛流传，家喻户晓，袁枚的《子不语》也已有多多种译注选本问世，为此特从《萤窗异草》、《谐铎》、《夜雨秋灯录》、《耳食录》、《阅微草堂笔记》以及《坚瓠集》等作品中，精选145篇；原文难字注音，译文力求通俗；都为一卷，命名为《白话清代传奇故事》，以飨读者。

本书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在全部入选作品中，除搜神谈鬼，描狐志怪所占篇幅较多外，他如神话寓言，奇闻轶事，贪官循吏，剑仙游侠，冶游艳遇，烟花粉黛以及街谈巷说，细民言行等，均有所记载。总之，测狐鬼之情状，发人事之幽微，补旧闻之阙失，寓劝惩之题旨，对于我们了解有清一代的社会现实有一定的认识和借鉴作用。

书中所记神鬼之事比例较大。其中，不怕鬼的故事占有重要地位。

例如：《刘秋崖》（《耳食录》）一则，写秋崖先生浑身是胆，凛然正气不怕鬼，与缢鬼斗争，并且以理服鬼，救了邻妇。《鬼畏强项》（《阅微草堂笔记》）写某公强项，与巨鬼周旋，寸步不让，巨鬼软硬兼施，斗他不过，只得低头认输。两个故事说明了同一道理：人只要不怕鬼，鬼就怕人了。《鬼避姜三莽》（《阅微草堂笔记》）则进一步揭示出：真正的鬼是没有的。

书中不少篇目搜神谈鬼，描狐志怪，以诙谐之笔墨，针砭时弊，暗刺人事，能发人深思，从中得到启迪。

《棺中鬼手》（《谐铎》）一则，嘲讽某县某典史官儿不大，贪心不小，生前替豪门作牛马，惯于勒索文书酬金，不到两贯钱不收，是个污吏。《神赌》（《谐铎》）一则，写山神爷嗜赌成性，欠下赌债，赔了夫人；故事寓庄于谐，刺好赌之败家者。《上官完古》（《耳食录》）一则，借鬼喻今，控诉苛政酷吏残民以逞，鞭辟入里。

书中对善鬼灵狐亦有所描述。例如：《南野社令》（《耳食录》）写一溺鬼，“已死而仁心特厚”，由于一念之善，脱离鬼籍成神而去。《狐救灾民》（《阅微草堂笔记》）写一狐精心怀恻隐，爱人以德，幻形变化，解救了一乡饥

民，不仅有侠气，而且有仙骨。

然而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明明是人，偏偏要扮鬼托狐行诈骗人。这类故事书中也有记载。《假鬼鸣冤》（《阅微草堂笔记》）是写人扮鬼的。他扮鬼喊冤，企图平反铁案，伤天害理。《妾非狐女》（《阅微草堂笔记》）是写人托狐的。她托狐卖乖，背夫潜逃，企图远走高飞。这种人连狐鬼都不如，与善鬼灵狐相比，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书中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多用拟人手法：个性突出，形象鲜明，写得生动活泼，富有传奇色彩和艺术魅力。《秦吉了》、《翠衣国》（《萤窗异草》）、《道月佛力》、《铁拐》（《坚瓠集》）、《猫言》（《耳食录》）、《獭祭》（《谐铎》）等属于这一类。

《秦吉了》是最为脍炙人口的名篇。整个故事写得婉转有致，跌宕多姿，富于变化，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秦吉了，并把她完全人格化了。故事写秦吉了与某巨家婢长相厮守，俨然闺中密友；她“虑婢辱于庸夫”，为之访求佳婿，风尘碌碌，至死不变；终于玉成好事，使痴郎怨女喜结良缘。世间竟有此侠禽！无怪乎这个神话故事流传之广了。

书中有些篇目，以婚姻爱情为题材，塑造了许多聪明、美丽、热情、勇敢的青年女子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以及对自主婚姻的理想追求，有进步意义。

例如《青天白日》（《夜雨秋灯录》），写南宫认庵倾囊安葬父母遗骨，沦为乞丐。但他心地善良，拾金不昧，使有情人终成眷属；自己也因一念之善，喜得娇妻。又如《奇婚》（《谐铎》）一则写秀才文登冶游求配，陷身盗窟。盗女怜才相救，泄漏内情；文登死里逃生，因祸得耦；女亦乘间脱

逃，竟与阿姊同事君子。情节曲折，情趣盎然。两个故事，天缘巧合，无独有偶，亦颇耐人寻味。

书中不少奇闻轶事，别开生面，尤有奇趣。《一激成名》（《坚瓠集》）写钱塘秀才方宾曾受辱于蔡都指挥。他一气之下，发愤读书，屡试屡中，一再升迁，官至兵部尚书，权倾一部。后“蔡适有事至部，惧不敢见。乞宾亲厚谢罪”。方宾不记旧仇，反对蔡礼遇有加。故事写方宾身居高位，有大志气，更有大度量，难能可贵，值得后人效法。《节母死时箴》（《谐铎》）是写荆溪妇女某氏，十七岁下嫁仕宦人家为妻。婚后半年夫死，生一遗腹子。某氏抚孤守节，寿至八十多岁，儿孙满堂。临终时召孙子、曾孙媳妇们环侍床下，曰：“吾有一言，尔等敬听。”众曰：“诺。”某氏乃曰：“尔等作我家妇，尽得偕老百年，固属家门之福。否则上告尊长，竟行改醮，亦是大方便事。”众媳妇甚感惊愕，以为是“乱命”。某氏便现身说法，追述自己守寡数十年不堪忍受的孤眠况味，曾一度心猿意马，企图私奔下榻“外馆”的“貌美”来客之往事。当时幸灶下丫头未寝，被中娇儿索奶，亡夫游魂惊梦，于是“始而骇，中而悲，继而大悔”，“自此洗心涤虑，始为良家节妇”，保全了“一身清白”。“因知守寡之难，不必勉强而行”。因“命其子书此，垂为家法”，含笑而逝。这是一则思想性、战斗性很强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自从宋儒鼓吹“存天理、灭人欲”，严重禁锢人们思想的理学以来，洎乎明清，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被抬到吓人的高度，理学成为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为害甚烈。《节母死时箴》正是向着这种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提出了大胆的挑战，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其进步的思想倾向是不言而喻的。

在理学的影响下，明清以来，一些道学家只会空谈义理性命，一遇实际问题则茫然不知所措，有的甚至竟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假道学、伪君子。书中某些篇目对此亦多有揭露和批判。

《两个塾师》（《阅微草堂笔记》）记的是两位以道学家自诩的伪君子，他们集会讲学，在众门徒面前大讲其天理人欲的关系，背地里却合谋密商夺取一个寡妇的田产。不料鬼使神差，微风一阵，吹密札落阶下，恰被门徒拾得，阴私彻底揭穿，当场出乖露丑。《塾师与游僧》（《阅微草堂笔记》）中那位塾师属于同一类货色，他褒儒贬佛，叱骂游僧为“异端”，而以“圣贤之徒”自许。待到游僧被逐，他拾起游僧所遗钱袋，阴与众弟子算计私分袋中散钱，结果被群蜂螫得面目尽肿，狼狈不堪，斯文扫地。《道学家丢丑》（《阅微草堂笔记》）中那位讲学先生就更惨了，他平日“好以苛礼绳生徒”。忽一夕，“散步月下”，花间遇仙，“百媚俱生”。这位“颇负端方名”的道学家，竟然色胆包天，忘乎所以，把孔圣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教诲通通置之脑后，连狐精也敢动了。而且相信狐女隐身有术，不会被人发觉。谁知所谓狐女乃生徒们买通妓女之所为，是个骗局。结果讲学先生丑态百出，无地自容，只得夹起铺盖卷一走遮羞。《翰林某公》（《阅微草堂笔记》），则是从另一侧面揭露假道学之丑态的。有位翰林先生，遇人即大谈其道学经，“一日，其同乡为外吏者，有所馈赠。”翰林自陈“平生俭素，雅不需此。”谁知他是表面故作俭素，拒收礼物；事后却耿耿于怀，懊恼得丧魂失魄，最后只得大骂家奴出气。这类故事，着墨不多，却生动地勾勒出道学家自欺欺人的伪善嘴脸，使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令人

叹为观止，捧腹不置。

书中许多篇目勾勒人物、狐鬼，不假雕琢，形象自然而逼真，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从上文所引大量故事，已足见出端倪，下面再举两个例子。

《青衣捕盗》（《谐铎》）写清朝广东某公，出任河南宪台长官。有个姓聂的人，以人命案诬服。某公为之昭雪了冤情。聂某感恩不尽，“献女书儿为婢”。某公见他一片诚意，收下了书儿。后某公以罢误，解职回乡。当时枣树林一带有伙强盗，盗首刘标，外号“赛张青”，善用流星弹；二头领朱健，外号“铁拐子”，善使一根铁拐。他们横行绿林，官府捕快都不敢正眼看他们。某公率领全家一行人等进入枣树林后，忽“闻林中鸣镝声”，竟与强盗狭路相逢。某公大惊，吓得两腿哆嗦，夫人更是面如死灰，随行仆役、车夫个个惊慌失措。这时书儿挺身而出，要去斗那班强盗。有这样一段描写：

书儿从容进曰：“么魔鼠辈，何敢犯大人驾！如渠不欲生，婢子手戮之可也。”乞公前骑，徒手而去，叱盗曰：“贼狗奴！识得河南聂书儿否？”盗笑曰：“我辈但要得钱儿钞儿，书儿何所用哉？”书儿怒曰：“若辈死期近矣，敢戏言！”盗亦怒，骤发一弹。书儿右手启两指接之；又一弹，接以左手；第三弹至，以口笑逆之，噙以齿。盗惊，又发一弹，书儿仰卧马背，以双莲瓣戏夹其丸。第五弹至，书儿即发脚下丸抵之，铿然有声，去三十步远；腾身而起，吐口中丸大笑曰：“贼奴技止此耶？”一盗舞铁拐而前。书儿手夺之，曲作三四，盘揉若软绵，掷诸地，笑曰：“而娘灶下棒，亦持来吓人，大可笑

也！”两盗失色。书儿即出其手中丸左右弹，两盗尽毙，群盗罗拜马前乞命。书儿曰：“汝等何足污我手？”喝令去。从容回骑，禀白于公曰：“托大人福庇，幸不辱命。”

这段文字，信手写出，自然质朴，场面描写生动而逼真，人物对话切合人物声口，笔墨精炼，无繁文缛节，使人如临其境，如见其人。接下去是通过侧面描写，补叙某些细节：

公及夫人皆异之；继而问曰：“汝具此妙技，何不能拈一针？”书儿曰：“长枪大剑，婢子年十一二时，搏弄惯矣！一针入手，不知作何物，是以不能学耳！”又问：“鞭撻时，何便俯首受？”曰：“老父命婢子来报公大德，小有违犯，是报怨也，婢子何敢？”

一席对话，两个细节，则不仅说明书儿“具此妙技”是自幼苦练功夫的结果，而且说明她内心智慧，恩怨分明，端的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奇女子。

《沉香街》（《夜雨秋灯录》）是写四川富家公子金不换，“年二十，美丰姿”，慕江南风景之优美，佳人之艳丽，山川之灵秀，“挟重资学贾”于天台。偶过“桃花门巷”，遇一妓女，芳名素娇，钗光鬓影，娇美无比。金公子一见倾情颠倒，遂留宿青楼，与美人魂销永夜。从此意合情投，两心相许。公子于是“不复事贸易”，搬进院中与素娇同居。后银子“耗尽”，决定归“取重资”，再图永聚。行前与素娇告别，有这样一段描写：

素涕泣曰：“妾已委身事郎，誓不再作章台柳，但恐瓜期届，而郎断尾生信，奈何？”生誓以天日。

[素]曰：“剑欲会，镜欲圆，请留一信物，以当

左券。”生笑曰：“小生囊橐，尽入卿家，更有何长物可赠？”素曰：“请啗一齿，以昭践齿之约。”生怯痛，素即娇啼曰：“郎非真爱妾者。”生恐拂其意，即忍痛与之。素喜，藏诸妆台，治酒饯行，谆谆订婚嫁，临别啼哭，生衣袖尽为素泪湿透，生亦泣。榜人催再四，始判袂去。

先写二人依依惜别、难舍难分之情状，接写二人海誓山盟、互订婚嫁之情状，情见乎辞。而素娇“请留一信物，以当左券”合情合理，小生“更有何长物相赠”也是事实。在此情况下，素因“请啗一齿，以昭践齿之约”，虽说未免过分，倒也更显痴情。“生恐拂其意，忍痛与之。”实逼出此，不得不尔。“素喜，藏诸妆台”，小心翼翼，岂非情深义重？然而结果如何呢？这正是整个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伏脉所在。

金公子“归则出资”，操办喜事，先布置新婚洞房一项即费资“二万金”。旋即“买舟”往迎美人。行前，友人以“钱树子多不义”，所以恋恋者，是因为嫖客有钱，不是因为潘郎貌美相劝。公子上岸后，“猛忆友人言”，遂“敝衣囚面，携筐持竿，诈为乞丐，诣素家”。这时“素方坐大贾怀中，葛视生，若不识”，急呼姬赶走乞儿。姬果持杖逐之。便又有这样一段描写：

生哀呼曰：“姐姐莫打，我金不换也。”姬与素审之确，问：“何一寒至此？”以途中遇盗对。素问：“汝至此，尚欲何为？”曰：“来践卿约耳！”素笑曰：“我金玉锦绣中，尚三日两日病，能为乞儿妇耶？请君归休，无妄想。”生遂哀哭曰：“明知婚媾难，但不久填沟壑，乞卿垂怜，赐一殓具费耳！”素冷笑

曰：“几见勾阑门，化作施材局，恐市上木樁空矣。”生又蹙额曰：“小生两日无一餐，肠鸣若雷，乞卿赐一饭，俾作饱鬼瞑目耳。”素不应。姬意若怜，以残羹杂饭，贮破窑器，折稊与之食。生且食且请曰：“约既毁，小生一齿，须见还也。”素命姬捧巨篋出，其中人齿贝列，若货假药者。生大怒，掷器拂袖去。将履阈，闻素在内大粲曰：“花郎好性气。”

“钱树子多不义”，正是破的之论，多亏好友点化：公子乔装改扮，居然巧设机关，难得事出有心。最后包袱抖露，悬念曝光，真相大白，浪子回头。两处描写前后映照，对比鲜明；整个故事曲折变化，血脉贯通，首尾圆合，一气呵成。洵为佳作。

书中有关街谈巷说，细民言行，游侠剑客，清官循吏等，亦颇有记载，限于篇幅，不及一一列举。然而必须着重指出，书中某些故事，宣扬因果报应，轮回堕落，宿命论色彩浓烈，个别内容、某些片段难免芜秽之处，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显而易见，必须批判认识，去浊扬清，有所取舍。古文今译工作很难，往往一个古人习用的词语虽经多方考虑，也找不到适当的今语加以表达，原文中用事用典之处虽经反复推敲译出，亦未必能完全准确。在译出过程中，笔者虽不敢掉以轻心，但表达不正确、不妥当之处，必然尚多存在，恳望读者不吝指正。

启明写于外交学院
一九九一年五月

目 录

萤窗异草 (长白浩歌子著)

翠衣国.....	(2)	弱翠.....	(35)
痴婿.....	(9)	翠微娘子.....	(46)
温玉.....	(15)	智媼.....	(64)
假鬼.....	(31)	秦吉了.....	(67)

阅微草堂笔记 (纪昀著)

阎王断狱.....	(78)	鬼避姜三莽.....	(101)
天津某孝廉.....	(80)	医戕二命.....	(102)
曹竹虚言.....	(81)	某孝廉.....	(103)
泉下合镜.....	(82)	醮妇守节.....	(105)
屠者许方.....	(84)	鬼话有理.....	(106)
城隍误拘人.....	(85)	老汉杀虎.....	(107)
同类相忌.....	(86)	佃户神枪.....	(109)
塾师与游僧.....	(88)	妙语拒狐.....	(110)
人至可畏.....	(89)	狐不负友.....	(111)
荔姐.....	(90)	人狐互诳.....	(113)
假鬼鸣冤.....	(91)	妾非狐女.....	(114)
假雷奇案.....	(93)	田不满.....	(116)
山西富商.....	(95)	同类可畏.....	(117)
两个塾师.....	(98)	李生.....	(119)
许南金先生.....	(98)	道学家丢丑.....	(123)
翰林某公.....	(100)	灶婢纵火.....	(125)

盗女擒盗……………(126)
侠妓奇骗……………(128)
艾孝子寻父……………(130)
鬼脸摩墨……………(133)

鬼畏强项……………(135)
狐戏恶友……………(137)
狐救灾民……………(139)
真形不露……………(141)

谐铎 (沈起凤著)

獭祭……………(144)
妙画医心疾……………(147)
镜戏……………(149)
一钱落职……………(152)
桃夭村……………(153)
恶饯……………(158)
奇婚……………(163)
夏器通……………(170)
讼棍说讼……………(173)
泥傀儡……………(175)
奇女雪怨……………(177)
鄙夫训世……………(180)
巾幗幕宾……………(183)
棺中鬼手……………(186)

车前数典……………(188)
术士驱蝇……………(191)
嘲吴蒙……………(193)
村姬利齿……………(196)
节母死时箴……………(199)
神赌……………(202)
青衣捕盗……………(204)
扫帚村钝秀才……………(207)
三杖惩奴……………(210)
盗师……………(213)
病鬼延医……………(215)
贫儿学谄……………(217)
怕婆县令……………(219)
捣鬼夫人……………(221)

耳食录 (乐钧著)

夕芳……………(226)
邓无影……………(235)
青州贾……………(237)
张将军……………(240)
刘秋崖……………(243)

煤夫……………(246)
上床鬼……………(248)
雪媒……………(249)
蜀商……………(253)
上官完古……………(255)